

周梅森长篇官场书系

“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谱写漫漫反腐艰辛路

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

周梅森
作品

周梅森◎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梅森长篇官场书系

“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谱写漫漫反腐艰辛路

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

周梅森◎作品

周梅森◎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权力 / 周梅森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1

ISBN 978-7-5463-1123-4

I. ①绝…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1347号

书 名：绝对权力
著 者：周梅森
责任编辑：韩 笑
封面设计：点石堂·王 鑫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版 次：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1123-4
定 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 惊魂之夜 | /1 |
| 第二章 | 历史旧账 | /16 |
| 第三章 | 各唱各的调 | /27 |
| 第四章 | 你往哪里走 | /42 |
| 第五章 | 高度问题 | /55 |
| 第六章 | 黑幕重重 | /68 |
| 第七章 | 市委书记不见了 | /87 |
| 第八章 | 迷魂阵 | /101 |
| 第九章 | 云突变 | /110 |
| 第十章 | 血案！血案！ | /127 |
| 第十一章 | 十字架下的较量 | /139 |
| 第十二章 | 岿然不动 | /155 |
| 第十三章 | 大波骤起 | /175 |
| 第十四章 | 逼宫 | /190 |
| 第十五章 | 心的呼唤 | /207 |
| 第十六章 | 摊牌 | /222 |
| 第十七章 | 长夜无际 | /237 |
| 第十八章 | 太阳照样升起 | /252 |

第一章 惊魂之夜

1

波音747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降落，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便意识到，又一次海外为客的短暂日子结束了，紧张忙碌又要开始了。一把手的感觉自动归位，不用任何人提醒，齐全盛已自觉置身于昔日那个强大的权力磁场中了。

率团到西欧招商十三天，旋风似的跑了六个国家，引资项目合同签了十三个，高科技合作项目敲定了两个，成果实实在在，令人欣慰。更让齐全盛高兴的是，此行还为镜州市四大名牌服装进一步拓宽了国际市场，今年的第四届国际服装节又要好戏连台了。服装业是镜州传统支柱产业之一，这些年对镜州经济的贡献不小，随着我国进入WTO，尚待挖掘的经济效益还将日渐显现出来。因此，不论是在罗马或巴黎，在外事活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齐全盛还就一批洋布料的进口问题亲自给海关关长打过两次电话。

身在海外，权力并没有失控。率团出国前，齐全盛在常委会上明确交代过：凡涉及干部任免和重大决策问题，在他出国期间一律不议。突发性事件和拿不准的原则问题，必须通过安全途径向他汇报。这一来，国内每天都有消息传过来，他远在万里之外作着欧洲洋人的贵宾，镜州市的动态仍尽收眼底。在法国马赛总领馆做客那天下午，他一下子竟接到三份加密电传。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速度仍然很快，机身轻微的震颤着，让人有一种落了地的踏实。同行的秘书李其昌不顾空姐的广播警告，已从经济舱走过来帮他收拾行李了，身边的副市长周善本也整理起了随身携带的黑皮包，齐全盛却坐在头等舱的座位上没动，连安全带都没解开。

座位是靠窗的。从窗口向外望去，天色昏暗，雨雾迷蒙，加之窗玻璃上凝挂着泪珠般的雨点，机场的景状显得十分模糊。齐全盛不禁皱起了眉头：下机后马上赶回镜州是否妥当呢？以往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在这种江南五月的阴雨之夜只怕要开六七个小时了，与其这样，倒真不如在镜州市政府驻沪办事处好

好休息一夜，倒倒时差了。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上飞机时，驻沪办事处白主任曾在电话里建议这么安排，被他一口否决了。

真是心系祖国哩！随着一个个招商项目的结束，齐全盛的心早就飞回了国内。

作为镜州市委书记，他的责任太重大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市，又是省里出了名的政治地震带，让他日日夜夜不敢掉以轻心。改革开放二十二年，不少政治新星从镜州市升起，在改变镜州历史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也有些同志不幸栽在了镜州。尽管这些同志同样为镜州经济发展和今日的辉煌作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最终却像流星一样陨落了。齐全盛心里很清楚，从九年前上任那天开始，就有人虎视眈眈盯着他了，各种议论都有。有些政治对手就希望他一脚踏空，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在任职镜州市委书记的九年中，他无时无刻不保持着应有的政治敏感和警觉。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以他为轴心的权力磁场中，他才必须做强有力的磁极，迫使进入磁场的每一粒铁屑都按照他的政治意志运行。这样做不仅仅是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更是对镜州改革开放的成果负责。

齐全盛认为，镜州市作为本省政治地震带的历史在这个新世纪应该结束了。

前拥后呼走出机场出口，看着越落越大的雨迟疑了片刻，齐全盛还是下决心连夜赶回。前来迎接的驻沪办事处白主任热情洋溢，请领导们到办事处吃顿晚饭，顺便汇报一下工作，说是已经安排好了。齐全盛没同意。白主任当过政府接待处副处长，是个细致周到的人，似乎料到了这种情况，没再坚持，和手下人员一起，把早已分装好的水果食品搬上了领导们坐的车。

浩浩荡荡的车队由镜州市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开道，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冒雨直开镜州市，齐全盛无意中看了一下表：这时是2001年5月10日17时15分。

车队离开机场，驰上沪镜高速公路，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时间应该在17时45分左右，放在秘书李其昌身上的手机响了，——是女市长赵芬芳打来的。

李其昌一听是赵芬芳，说了声“等等”，忙把手机递给了身后的齐全盛。齐全盛接过手机，马上听到了赵芬芳熟悉的笑声和问候。

赵芬芳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她原准备到上海接机的，因为临时接待一位中央首长，没脱开身。齐全盛说，一个班子里的同志少搞这种客套也好。他又敏感地询问了一下那位中央首长来镜州的情况。赵芬芳心里有数，随即汇报说，中央首长是考察邻省路过镜州的，提了点希望，没作什么具体指示，还把首长在一天内的行程和活动安排细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赵芬芳才以不经意的口气汇报了一个新情况：“……哦，对了，齐书记，您在国外期间出了点小事：蓝天科技的聘任总经理田健受贿三十万，我让检察院立案了。”

齐全盛并没在意，——一个经济发达市总免不了出几个不争气的腐败分子，这种事经常发生，已经有点见怪不怪了，便说：“赵市长，你就让检察院去依法办事吧，啊，我们少插手，对这种偶发的个案最好不要管得这么具体，

免得人家说三道四。”

赵芬芳说：“齐书记，不具体不行啊，人家告到我面前来了，你又不在家。”

齐全盛没当回事，应付说：“好，好，赵市长，你想管就管吧，只要你有那个精力，我不反对。”合上手机，才觉得哪里不太对头：这个总经理田健的名字好像很熟呀。便问秘书李其昌，“其昌，咱们蓝天科技公司那个总经理田健，是不是德国克鲁特博士的那位学生啊？”

李其昌正就着矿泉水吃面包，一怔：“是啊！怎么？齐书记，咱检察院抓的是他呀？”

齐全盛也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生气地说：“这个女市长，和我开玩笑啊？我们招商团在法兰克福刚和克鲁特博士的研究所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要引进人家的生物工程技术，家里就发生了这种事，竟然抓了人家的得意门生，这不是故意捣乱吗？啊？”

李其昌咽下嘴里的那口面包，提醒道：“齐书记，田健不光是克鲁特博士很欣赏的学生，还是您批准引进的人才，MBA，十个月前是您亲自批示蓝天科技董事会聘他为总经理的。赵市长怎么没向您汇报就让检察院先抓了？这是不是有点……”看了齐全盛一眼，没再说下去。

齐全盛的脸沉了下来，略一沉思，让李其昌给赵芬芳打电话。

电话通了，齐全盛强压着心头的不满说：“赵市长，刚才电话里你没提，我也就没想起来：你说的那个田健不是我批示引进的人才吗？怎么说抓就抓了呀？你说的经济问题是不是确凿呀？搞错了怎么办？聘任田健时，我们的宣传声势可不小哩！另外，还有个新情况也要向你通报一下：我们这次欧洲招商，有个生物工程项目是和德国克鲁特研究所合作的，克鲁特博士最欣赏的一个中国学生就是田健，你们不经汇报就突然抓了他，搞得我很被动哩！”

说这话时，齐全盛就想，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女市长怎么敢对他亲自批示引进的人才先斩后奏？田健有没有经济问题是一回事，对他权威的挑战是另一回事，就算田健要抓，也必须经他点头，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懂，她还在镜州当什么市长！

赵芬芳显然明白齐全盛话中的意思，解释说：“齐书记，什么研究所和克鲁特博士我可真不知道，案发时您在国外，这期间您又让我临时主持市里的工作，我也就眼一闭当这回家了。——齐书记，这个田健不抓真不行。电话里说不清楚，齐书记，我还是当面向您汇报吧！”

齐全盛心里冷笑：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报，连海关扣了一批进口布都汇报到国外来，真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你赵芬芳也想做权力磁场的一极吗？！嘴上却说，“那好，那好，赵市长，你准备一下吧，啊，这个汇报我要认真听听！”

关上手机后，李其昌陪着小心说：“齐书记，不是我多嘴，这个汇报恐怕您还真要好好听听。蓝天科技是蓝天集团下属的一家上市公司，这两年搞了几次重组，公司却越搞越糟糕。好不容易重金请来个MBA，十个月却把人家送到

大牢里去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齐全盛哼了一声：“别说了，如果田健当真受贿三十万，那位克鲁特博士也救不了他。”

李其昌笑了笑：“齐书记，你想可能吗？如果贪这三十万，田健何必回国？何必到我市蓝天科技公司应聘？像他这样的MBA在国外全是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主！”

齐全盛有些不耐烦了，挥挥手：“如今商品社会，什么见利忘义的事不会发生？啊？在没把问题搞清楚前，少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赵市长并没做错什么！”

二人没再就这个话题谈下去，齐全盛吃了点东西，闭眼养起了精神。

尽管浑身疲惫，眼皮困涩，齐全盛却一点也睡不着。赵芬芳和镜州许多干部的面孔时不时地出现在面前，睁眼闭眼都看得见。高速公路两旁，一座座灯火闪亮的城市和村镇在车轮的沙沙中一一闪过，五颜六色的光带让他一阵阵警醒。

思绪像野草一样在五月江南的雨夜里疯长起来。

擅抓田健这类问题决不应该发生，他的权力和权威不该面对这样公然的挑战。镜州班子早不是过去那个杂牌班子了嘛，七年前最后一场政治地震造就了镜州今日的权力格局。在那场政治地震中，该垮的垮了，该走的走了，包括最早和他搭班子的市长刘重天。尽管现在刘重天从条条线上又上来了，做了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一步步接近进了权力中枢，可刘重天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就是想对他下手，也得等待恰当的时机。毕竟他树大根深，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而且刘重天即使要扳倒他这棵大树，也不会在一个招聘经理身上做文章嘛！

结论只有一个：这位女市长胆子太大了，已经有点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

这当儿，手机再一次响了，响了好几声。已打起了瞌睡的李其昌猛然惊醒，忙慌接了，“喂”了两声以后，把手机递过来：“齐书记，北京陈老家的电话！好像是秘书小钊。”

这时应该是2001年5月10日19时左右，车已过了沪镜高速公路平湖段，平湖市的万家灯火正被远远抛在身后，化作一片摇曳缥缈的光带。

齐全盛接过手机，呵呵笑着接起了电话：“哦，哦，小钊啊，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了？我在哪里？嘿，我从欧洲招商刚回国呀，对呀，刚下飞机嘛，正在赶回镜州的路上。陈老身体还好吗？春天了，身体允许的话，就请陈老到我们镜州来看看吧，啊……”

小钊不太礼貌地打断了齐全盛的话，言语中透着不祥：“齐书记，你别和我闲扯了，我可没这个心情啊！知道吗？陈老今天在医院里摔了两个茶杯，为你的事发了大脾气！”

齐全盛愕然一惊，但脸上却努力保持着平静：“哦，怎么回事啊，小钊？”

小钊叹着气：“齐书记，事情都闹到这一步了，你还瞒着陈老啊？你想想，陈老过去是怎么提醒你的：一再要你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你老兄管好了

没有啊？老婆、女儿都在经济上出了问题，你还在这里打哈哈呀！——齐书记，我和你透露一下：陈老可是说了，就算中纪委、省委那边你过得去，他老爷子这里你也别想过去！陈老对镜州发生的事真是痛心疾首啊！”

雨更大了，夹杂着电闪雷鸣，像是塌了天，四处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水世界。

伴着电闪雷鸣，小钊仍在说，声音不大，一字字一句句却胜过车窗外的炸雷：“……陈老对李士岩和刘重天同志说了，成克杰、胡长清都枪毙了，你这个镜州市委书记算什么啊？不要自认为是铁腕人物，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动，坐地日行八万里。所以，你老兄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一定要配合省委把你们家和镜州的事情都搞搞清楚，给中央一个交代！”

电话里小钊的声音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齐全盛竟然不知道。

是秘书李其昌的轻声呼唤将齐全盛从极度震惊造成的痴呆状态中拉了回来。

齐全盛这才发现：自己就任镜州市委书记九年来，头一次在下属面前失了态。

李其昌显然发觉了什么，说话益发小心：“齐书记，你……你没事吧？”

齐全盛掩饰道：“哦，没事！——这鬼天气，真不该连夜赶路的！”

李其昌略一迟疑：“也是，在驻沪办事处住一夜多好，还能在电话里和陈老好好唠唠！”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哎，齐书记，要不我们掉头回浦东国际机场吧，今夜就飞北京看陈老！陈老身子骨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咱家乡人看一次也就少一次了……”

多机灵的孩子，竟然从他片刻失态中发现了这么多。

齐全盛心中不禁一动，几乎要下令回浦东国际机场了，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

现在去北京还有什么用？该报的信小钊已经代表陈老报过了，你还要人家怎么样？既然你老婆、女儿一起出了事，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陈老那边肯定是无力回天了。

现在要紧的不是任何莽撞的行动，而是冷静。

冷静地想一下才发现：问题尽管很严重，但还没闹到让他失去自由的地步。如果中纪委和省委决定对他实行双规，那么，他两个多小时前就走不出浦东国际机场了。既然他能自由地走出浦东国际机场，就说明事情还没闹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他仍然是中共镜州市委书记，也许还有能力组织一场固守反攻，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地震。

真有意思，原以为镜州作为本省政治地震带的历史要在他手上，在这个新世纪里结束了，没想到说来还是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凶猛，人家竟然在他老婆、女儿身上下手了！怪不得老实听话的女市长赵芬芳突然摆不正位置了。原来权力的磁场在动摇，在瓦解，背叛已经开始了，他在国外十三天，镜州市竟然换了人间。这种经常发生在美洲、非洲小国家总统身上的事，今天在他身上发生了，——一次出国竟造成了一场成功的“政变”！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只有正视，只有应战，陈老当年说的何等好啊，是战士就要倒在阵地上，他齐全盛现在还在阵地上哩！

不知什么时候，车停了，不但是他的专车，好像整个车队都停了。

齐全盛正要问是怎么回事，开道警车在大雨中缓缓倒了过来，一个年轻英俊的警官从警车里伸出头，仰着湿淋淋的脑袋喊：“齐书记，雨太大，高速公路已经全线封闭，我们必须在这个出口下路，是不是就地在塘口镇休息一下，等雨小一些再走啊？”

齐全盛想都没想，便说：“不必了，下路后走辅道，就是下刀子也得走！”

警官应了一声“是”，脑袋缩了回去，警车也缓缓开走了。

李其昌咕哝了一句，显然话中有话：“齐书记，您……您这是何必呢！”

齐全盛也没明说，身子一仰，淡然道：“该来的总要来，该斗的还要斗啊！”带着父亲般的慈祥，拍了拍李其昌的肩头，意味深长地说，“其昌啊，你也不要瞎揣摩了，我的事你管不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回到镜州还不知要忙成什么样呢！”

话刚落音，又一道白亮的闪电划过夜空，将前方的道路映照得如同白昼，许久以后，一个闷雷炸响了，尽管在预料之中，齐全盛心中仍然禁不住一阵战栗……

2

镜州市阴霾重重，细雨绵绵，却没什么雷鸣电闪，夜幕降临之后仍像往常一样平静。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询问中，齐全盛的女儿——蓝天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齐小艳不时地越过市纪委女处长钱文明的脑袋去看窗外，从天光朦胧的下午一直看到霓虹灯闪亮的夜晚。

霓虹灯装饰着解放路对过那座三十八层的世纪广场大厦，夜空中五彩缤纷。如丝如雾的细雨不但无伤镜州之夜特有的辉煌，倒是给这个不夜的大都市增添了一种湿漉漉的情调。如果不是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带着专案组悄然赶到了镜州，如果市纪委这位钱处长不突然找她谈话，她现在应该坐在父亲的001号车里，陪着父亲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直达镜州，也许此刻正穿行在夜镜州五彩的细雨之中哩。

父亲在电话里说了，——是亲口对她说的：国航班机17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现在是20时05分，从上海到镜州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父亲此刻应该快进入镜州旧城区了。

这么胡思乱想时，齐小艳情不自禁扭头看了一下挂在侧面墙上的电子钟。

女处长钱文明注意到了这一细节，沙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齐小艳，你看什么钟啊？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心存幻想了，齐书记回来也救不了你，你必须对组织端正态度！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不管是你，还是你母亲！”

齐小艳傲慢地笑了笑：“钱处长，我从没认为我和我母亲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都成了刘重天的狗了？他叫你们咬谁你们就咬谁！”

钱文明脸上挂不住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齐小艳，你……你也太猖狂了！”

齐小艳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茶几：“钱处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别在我面前耍威风！”缓了口气，又说，“——对不起，我也得收回刚才说的话，这话污辱了你的人格。”目光又一次越过钱文明的头顶移向了窗外，“但是，钱处长，你这个同志到底有没有人格？你是老同志了，不是不知道省纪委刘重天和我父亲的历史矛盾，你不能有奶就是娘啊！”

钱文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齐小艳，这么说，你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齐小艳摇摇头：“是的，我仍然认为你们搞错了，起码对我是搞错了。白市长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保证我和我领导下的蓝天集团不出问题……”

钱文明冷冷一笑：“你那个蓝天集团没有问题？齐小艳，你敢说这种话？”

齐小艳略一沉吟：“这话可能不准确，可蓝天科技股份公司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知道总经理田健受贿，还是我让报的案，这事赵市长知道的，我最多负领导责任吧。”她不无苦恼地叹了口气，又解释了一下，“钱处长，你们也清楚，蓝天集团是个生产汽车的大型国企，下属公司除在上交所上市的蓝天科技外，还有十二个大小生产经营性公司，干部成干，员工上万，谁也不能保证一个不出问题。都不出问题，我们也不必设纪委、反贪局了，是不是？”

钱文明脸色好看了些，口气也缓和多了：“齐小艳，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上市公司蓝天科技好不好？你是怎么发现田健受贿的？在这个受贿案中，你这个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啊？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说清楚。”

齐小艳又沉默起来，再次扭头去看电子钟，眼神中透着一种明显的企盼。

钱文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站了起来：“齐小艳，这对你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一定要珍惜呀，你不要再看表了好不好？就是齐书记现在到了镜州，就是站在你面前了，也救不了你！”她走到齐小艳面前，踌躇了一下，还是说了，声音低下去很多，显然是怕门外的人听见，“可以告诉你：这次齐书记也被拖累了，省委常委们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镜州问题！”

齐小艳怔了一下，像挨了一枪，直愣愣地看着钱文明，好半天没醒过神来。

钱文明又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坐下了，口气和表情恢复了常态：“说吧，说吧，齐小艳，争取主动嘛，你很清楚，不掌握一定的证据，我们是不会把你请到纪委来谈话的，你看看，我和省纪委的同志轮换着和你谈呀，啊，谈了三个多小时。不是刘重天书记指示要慎重，我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精神嘛，完全可以在今天下午一见面就向你宣布‘两规’！”

世纪广场上的霓虹灯黯然失色，不再绚丽，五月的夜空变得一片迷蒙。

齐小艳眼中的泪水不知不觉落了下来，声音也哽咽了：“钱处长，你……你帮我个忙，和……和刘重天说说行不？让……让我回去以后想想，好好想想，我……我现在心里很乱，真的很乱，这……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钱文明摇摇头：“你知道这不可能，刘重天书记和省纪委都不会答应！”

齐小艳直到这时才彻底清醒了：属于她的自由日子即将结束，不论她现在如何选择，“双规”的结局都不可避免。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一直是父亲的政敌，此人既不会放过她们母女，也不会放过她父亲齐全盛，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厮杀事实上已经在三小时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除了铤而走险，她已没有任何退路了。

墙上的电子钟发出清晰的“滴答”声，屋内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心悸。

齐小艳的心狂跳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四个字：铤而走险，铤而走险。省纪委的那个男处长出去吃饭还没回来，机会就在面前，只要她走出这间办公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下三楼，冲出市纪委大门，一切就会变样了，镜州市这场政治斗争的历史也许会改写，父亲也就有了组织力量从容反击的最大余地。

抹去了脸上的泪水，齐小艳尽量平静地开了口：“那好吧，钱处长，我说。对蓝天科技田健受贿一案，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是领导责任，还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情节。我怕家丑外扬，案发后我……我曾经暗示田健一走了之……”就说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哦，钱处长，对不起，我今天不方便，要……要上趟洗手间。”

钱文明皱了皱眉头：“好，好，我陪你去。”说着，也站了起来。

洗手间在楼梯口，距钱文明的办公室很远。已经是夜里了，走廊上空无一人，四处静悄悄的。齐小艳按捺住心的狂跳，和钱文明一起出了门，向楼梯口的洗手间走着，走到洗手间门口，突然一把推倒钱文明，风也似的急速下了楼。

钱文明再也想不到一个市委书记的女儿竟会来这一手，自己坐倒在地上后，竟没闹明白是怎么倒下的，竟没想到齐小艳是要逃跑。更要命的是，倒地时，近视眼镜又掉了下来，待她摸到眼镜重新戴上，拼命追下来时，齐小艳已冲到了楼下大厅。

站在楼梯上，透过布满裂纹的眼镜片，钱文明亲眼看着齐小艳用放在门旁的红色灭火器“轰然”一声砸开了紧锁着的玻璃大门，没命地冲了出去。

钱文明一边叫着“来人”，一边跟在后面追，穿过那扇玻璃门时，手被划伤了。

大门口的门卫被钱文明急切的呼叫声唤了出来，可门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冲到面前的齐小艳故意撞倒了。齐小艳一个踉跄，也差点儿栽倒在边门旁。边门偏巧是开着的，齐小艳扶着边门的铁栅栏略一喘息，便箭一样义无反顾地射进了车水马龙的解放大街，消失在江南五月的夜雨中了……

不可思议的“齐小艳逃跑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镜州市纪委三处处长钱文明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3

听到镜州市纪委王书记的电话汇报，专案组组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极为震惊。

这时是2001年5月10日夜21时51分，刘重天记得很清楚。

在以后几个月的办案过程中，刘重天再也不会忘了这个令他沮丧的时刻。这个历史时刻本该十分圆满，可却因为这一意外事件的骤然发生变得有些灰暗而潮湿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和血的事实证明，齐小艳逃跑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手机响起时，刘重天正坐在指挥车里，按省委指示布置执行对镜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林一达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白可树的抓捕行动。他的指挥车从省公安厅新圩海滨疗养中心出发，正行进在中山南路和四川路的交汇口上，身边坐着他的老部下当年镜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现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陈立仁。

陈立仁得知齐小艳逃跑的消息后，黑脸一拉，立即冲着刘重天大吼起来：“……什么意外逃跑？我看这是放纵，是别有用心！简直是天下奇闻，犯罪嫌疑人在他们镜州市纪委办公室正谈着话突然跑了！他们镜州纪委是干啥吃的？为啥要这么谈话？那个钱文明是不是齐全盛一手提起来的干部？刘书记，这一定要查查清楚！”

刘重天并没附和陈立仁，短暂的思考过后，马上按起了手机，边按边说：“老陈，你冷静点，不要这么大喊大叫的，也不要擅下结论，和齐小艳谈话时，不还有我们省里的同志参加吗？现在只能当意外事件对待！”

手机通了，刘重天对着手机说了起来：“赵厅长吗？我是刘重天啊，出了点意外的事：蓝天集团齐小艳脱逃，就是刚才的事，在纪委大楼脱控后冲上了解放大街。你立即布置一下，让镜州市公安局配合，堵住各主要出口，连夜彻查，发现线索随时向我报告！”

打过这个电话，指挥车和几辆警车已沿四川路开进了镜州市委宿舍公仆一区。

早一步赶到的省市纪委和反贪局人员已在市委秘书长林一达和常务副市长白可树家的二层小楼前等待，现场气氛于平静之中透出些许紧张来。白可树有涉黑嫌疑，在镜州的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不谨慎不行。专案组在最后一

分钟才决定了深夜上门的行动方案。

林、白两家的小楼是挨在一起的，林家是十四号楼，白家是十五号楼，两座小楼现在已被作为一个总目标团团围住。两家之间是一片绿地，绿地当中也站上了几个穿便衣的年轻干警。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越来越大，现场执勤干警们浑身上下全湿透了。

刘重天把车停在十四号楼门前，在身着便衣的陈立仁和镜州市纪委王书记的陪同下，一步步向十四号楼走去，突然间竟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七年前在镜州市政府做市长时，十四号楼是他住的，那时林一达只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市级住房待遇。多少次了，他在漫长的市委常委会或是市长办公会开完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门前的灯总是亮着，不论多晚夫人邹月茹和儿子贝贝总在等他。那时，邹月茹没有瘫痪，还在市委办公厅保密局做着局长，行政级别副处。有一个健康夫人和活泼的儿子，十四号楼才像一个真正的家。现在，都成为回忆了。七年前齐全盛把他赶出了镜州，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调离搬家时又发生了一场意外车祸，儿子贝贝死了，夫人瘫痪了，命运差一点击垮了他。

轻车熟路走进楼下客厅，家的印象完全没有了，昔日亲切熟悉的感觉像水银泻地一样消失了，刘重天恍惚走进了一座豪华宾馆。林家刚装修过，举报材料上说，是蓝天集团下属的彩虹艺术装潢公司替他装修的，光材料费一项就高达二十六万，这位中共镜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一个大子儿没付，住得竟然这么心安理得。

此刻，这位昔日的老同事已挺着腆起的肚子站在他面前了，还试图和他握手。他只当没看见，接过秘书递过来的文件夹，照本宣科，代表省委向林一达宣布“两规”决定，要求林一达从现在开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自己的问题。

省委的决定文件读完，林一达怯怯地喊了声：“刘……刘市长……”

刘重天本能地“哦”了一声，问：“林一达，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林一达看看客厅里的人，欲言又止：“刘市长，我……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刘重天摆摆手，淡然道：“不必了，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林一达苦笑一笑：“那……那就算了吧！”

然而，走到门口，当他从林一达身边擦肩而过时，林一达一把抓住他的手，急促地说了一句：“刘……刘市长，你可别搞错了，我……我一直不是齐全盛的人，真的！”

刘重天一把甩开林一达的手，逼视着林一达：“林一达，你什么意思？你的经济问题和齐全盛同志有什么关系？不论你是谁的人，是你的问题你都得向组织说清楚！走吧！”

在十五号楼白家却发生了另外的一幕：被齐全盛一手提起来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白可树不是软蛋，“两规”决定宣布之后，这位本省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冷冷看着刘重天，带着不加掩饰的敌意说了句：“有能耐啊，刘重天，

你到底还是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

刘重天冲着白可树讥讽地笑了笑：“白区长，我当年做市长时没少批评过你呀，没想到这些年你还是不长劲嘛，狗嘴里仍然吐不出象牙来！又说错了吧？不是我回来了，也不是还乡团回来了，是党纪国法回来了！”说罢，收敛了笑容，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挥手，“带走！”

精心安排了几天的收捕行动不到半小时全结束了，林一达、白可树和齐全盛的夫人高雅菊全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去了，惊动中纪委和中组部的镜州腐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也在2005年5月的这个雨夜全部落网，唯一遗憾的是：齐全盛的女儿齐小艳脱逃。

准备上车离开市委宿舍时，省公安厅赵副厅长来了个电话，汇报说：警力已布置下去，镜州市主要交通要道已派人盯住了，齐小艳可能落脚的地方都派了人监视，马上还准备对全市重点娱乐场所好好查一查。刘重天交代说，娱乐场所可以查，但要策略一些，不要搞得满城风雨，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镜州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

陈立仁马上接过话题：“不是比较复杂，是太复杂了！刘书记，我怀疑市纪委那个女处长故意放走了齐小艳！你说说看，女处长为什么就追上不齐小艳？她是真追还是假追？啊？”

刘重天先没做声，上了车，才沉下脸批评说：“老陈啊，你怎么还是这么没根没据地乱说一气呀？刚才你没听到吗？白可树已经骂我们是还乡团了！你能不能少给我添点乱啊？！”沉默了一下，才又说，“别说那个女处长了，我看就是你陈立仁也未必就能追上齐小艳，齐小艳上中学时就是全市短跑冠军，一起搭班子的时候，老齐没少给我吹过！”

陈立仁叹了口气：“齐小艳这一跑，蓝天科技公司的案子可就难办了。”

这么说着，车已启动了，转眼间便开到了市委宿舍大门口。

又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在刘重天挂着省城牌号的警车要驰出大门时，没想到，镜州市001号齐全盛的车正巧驰入了大门。双方雪亮的车灯像各自主人的眼睛，一下子逼向了对方，两车交会的一瞬间，车内的主人彼此都看清了对方熟得不能再熟的面孔。

像是有某种默契，两辆车全停下了，车刹得很急，双方停车的距离不足三米。

刘重天摇下车窗，喊了声：“哎，老齐！”先下了车，毫不迟疑地走到了雨水中。

齐全盛迟疑了一下才下了车，也站到了雨水中。

似乎是为了弥补那不该发生的迟疑，齐全盛主动向刘重天走了两步，呵呵笑着，先说了话：“哦，重天啊，怎么半夜三更跑到我这儿来了？我这该不是做梦吧？啊！”

说着，齐全盛挺自然地握住了刘重天的手。

刘重天双手用力，回握着齐全盛的手：“老齐，是我做梦哟，前几天还梦着和你在市委常委会上吵架哩！——哎，怎么听说你率团到欧洲招商去了？今

天刚回来吧？”

齐全盛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笑眯眯地道：“刚回来，咱市驻上海办事处要我在上海休息一夜，倒倒时差，我没睬他们，镜州这摊子事我放心不下呀，马上又要筹备国际服装节了！”

刘重天笑道：“是啊，是啊，你老伙计的干劲谁不知道？啊？早上一睁眼，夜里十二点，跟你搭了两年班子，我可是掉了十几斤肉！这次来看看才发现，咱镜州的变化还真不小，同志们都夸你做大事做实事哩！哦，对了，月茹要我务必代她向您这老领导问好哩！”

齐全盛怔了一下：“哦，也代我向月茹问好，说真的我对月茹的挂记可是超过对你老伙计的挂记哩！”略一停顿，又说，“重天，你也别光听这些好话呀，现在想看我笑话、想整我的人也不少，我呢，想得很开，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不操这份无聊的闲心！你说是不是？”

刘重天脸上的笑僵住了：“老齐，你这话我听出音了！你回来得正好，有个情况我得先和你通通气，——按说秉义同志、士岩同志会代表省委、省纪委正式和你通气，可这不巧碰上了，就先打个招呼吧！走，走，到我车上说！”

齐全盛站着不动，脸上仍挂着笑意：“重天，你说，说吧，这雨不大。”

刘重天真觉得难以吐口，苦笑一笑：“老齐，真是太突然，也太意外了，镜州出了起经济大案，涉及到市委、市政府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秉义同志和省委常委们开了个专题会，决定由士岩同志牵头，让我组织了一些同志扎在镜州具体落实办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也涉及了你夫人高雅菊和小艳，所以，省委和秉义同志的意见是……”

齐全盛没听完便转身走了，上车前才又扭过头大声说：“重天，你不要说了，你回来抓镜州案子，好，很好，你就按省委和士岩同志的意见办吧，我回避就是！”

刘重天冲着齐全盛的车走了两步：“老齐，你……你可千万别产生什么误会！”

齐全盛从车里伸出头，一脸不可侵犯的庄严神圣：“我不会误会，重天，该出手时就出手嘛，对腐败分子你还客气什么？就是要穷追猛打，高雅菊和齐小艳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说罢，齐全盛的车一溜烟开走了，车轮轧出的泥水溅了刘重天一身。

4

房间的灯——亮了，是秘书李其昌跑前跑后按亮的。

李其昌这孩子心里啥都有数，却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小伙子把客厅和几个房间搞得一片明亮之后，又及时打开了饮水机电源，准备烧水给他泡茶。因为李其昌的存在，齐全盛空落落的心里才有了一方充实，这个让他痛苦难堪的长夜才多了一丝温暖的活气。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老婆高雅菊和女儿小艳此刻应该守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分享又一次小别之后的团聚，这座两层小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充满她们的欢声笑语。

然而，却发生了这么巨大的一场变故！他的老婆、女儿都落到了老对手刘重天手中，都被刘重天以党纪国法的名义带走了，只把她们生命的残存气息留在了楼内的潮湿空气中。

刘重天这回看来是要赶尽杀绝了！此人从镜州调离到省里工作后，七年不回来，每次路过镜州都绕道，这次一回来就如此猛下毒手，由此可见，刘重天的到来意味深长，此人回来之前恐怕不是作了一般的准备，而是做了周密且精心的准备，这准备的时间也许长达七年，也许在调离镜州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他太大意了，当时竟没看出来，竟认为刘重天还可以团结，竟还年年春节跑到省城去看望这条冻僵的政治毒蛇！

电话响了，响得让人心惊肉跳，齐全盛怔怔地看着，没有接。

李其昌正在电话机旁收拾出国带回来的东西，投过了征询的目光。

齐全盛沉吟了片刻，示意李其昌去接电话。

李其昌接起了电话：“对，齐书记回来了，刚进门，你是谁？”

显然是个通风报信的电话，齐全盛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李其昌不住地“哦”着，握着话筒听着，几乎一句话没说。

放下话筒，李其昌不动声色汇报说：“齐书记，是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不肯说他是谁，口音我也不太熟，估计是小艳的什么朋友。打电话的人要我告诉您，小艳逃出来了，现在很安全，要您挺住，不要为她担心。”

齐全盛嘴角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拍拍李其昌的肩头：“好了，小李，你也别在这里忙活了，快回去吧，啊？你看看，都快半夜一点了！”

李其昌笑了笑：“齐书记，既然这么晚了，我就住在您这儿吧！”

齐全盛心头一热，脸上却看不出啥：“别，别，出国快半个月了，又说好今天回去，不回去怎么行啊？小王不为你担心啊？走吧，走吧，我也要休息了！”

李其昌不再坚持：“那好，齐书记，我把洗澡水给您放好就走！”

齐全盛说：“算了，小李！我自己放吧，这点事我还会干！”

李其昌不听，洗了浴缸，放好一盆热汽腾腾的洗澡水，才告辞走了。

唯一一丝活气被李其昌带走了，房间里变得空空荡荡。窗外的风声雨声不时地传来，使长夜的狰狞变得有声有色。如此难熬的时刻，在齐全盛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中还从没出现过。齐全盛一边慢吞吞地脱衣服，准备去洗澡，一边想，难熬不等于熬不过去，人生总有许多第一次，只不过他的这个第一次来得晚了一点罢了。

齐全盛不相信女儿齐小艳会有什么经济问题。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女儿志不在此，她要走他走过的路，辉煌的从政之路，用权力改变这个世界。今天的事实证明，女儿很有政治头脑，知道自己落到刘重天手里可能会顶不住，没